

最早对香烟的感情,是从香烟盒开始的。读小学时,学生们都在收集烟盒,去掉内里的锡纸,一张烟标折成条形和三角形,既是收藏品,也是小赌博的用品。看谁收集得多,也看谁赢得多。那时候,谁要从书包里拿出一沓纸烟盒来,简直让人羡慕死了!你问现在?现在的孩子不能收集烟盒,不是说现在的烟盒不好看。好看,也精美,但是没办法攒。现在烟盒多是硬纸盒,拆开了,也就不好看了。不拆开,一个书包里装不了两三个烟盒。早先的烟盒虽简单,拆开是长方形的纸片,大小就像一张张钱,给孩子们“启蒙”。

因为玩烟盒,开始知道了社会阶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省城里有不成文的规矩。厅局长们都抽“牡丹”烟,有“红牡丹”有“绿牡丹”。处长们都抽“大前门”,或是“九重九”,精装的还是筒装的倒不在乎。科长们吸“恒大”,科员们抽“飞马”,一般如此。在机关很少有人乱抽“牌子”,一个处长抽起了“牡丹”叫人一看就联想到野心。一个厅长抽起了“大前门”,会让人猜是不是犯错误了?老百姓就不在乎了,什么都能抽。只是老百姓没钱的多,也就是什么便宜抽什么,“红炮台”、“大生产”,没等级。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香烟凭票供应,不要票证的叫“羊群牌”,八分钱一包,基本上是木屑渣。现在呢?现在香烟牌子太多了,早先流行的那些牌子档次显得太低了。现在不是计划经济,不过,据了解也不是没有等级,可分为:

花钱买来抽的是买什么就抽什么,另一种是抽什么就买什么。前者有瘾没品,后者有瘾有品,不一定抽贵的,但牌子不能乱。送来抽的,自己抽的烟不用掏钱买。其中也有两种,一种是送什么就抽什么,抽的都是好烟,但牌子杂,在圈子里“份儿”不够;另一种是自己爱抽什么别人就送什么,这种人“谱大”,有“派头”,是烟民中的“贵族”。

我抽烟的时候,正是经济紧张的年代,个人没钱,商店缺烟。一个月工资33元,发了工资,先买三条“宝成”,每条两块五,掂在手上,心里就踏实了。后来涨工资,每月42元,我立马把标准提高,每月买条“朝阳桥”,每条三元二角。现在的香烟,一条价钱上千元也不是少数。这价邪了,值不值?换一个角度看,也许合理。我那时拿出四分之一的工资来买烟,这是烟民的比价。同样的比价,现在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元的人,当然也可以买上几条三四十元的香烟。对了,烟瘾是烟客省钱的前提。今天的烟民大概和我当年一样,按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烟需”,“烟价”没涨多少。

香烟是烟民最通行的友谊物品,见面递一根烟,彼此走动带两条烟,都是人之常情,并不都该算是贿赂或贪污。反过来,你去办事,递上一支烟,那人办公桌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但他说:“不抽不抽!”就是不接你这根烟。这就预示下面的事情不好办了。在我抽烟史中,有一件事最难忘。我刚从农村插队招工到延安军马场不久,有一位老乡到马场连队来看我。他是个石匠,在军马场另一个连队揽活盖房子。他听说有个在张庄插队的知识青年招到军马场了,就跑了十几里路,找到我们连队。我与他聊了聊庄里的事,留他吃了饭,他就急着赶紧回去。告别时,他从怀里掏出个烟荷包,里面有个小纸包,他递给我:“你抽烟,给你带来两粒打火石。”打火石是打火机上用的,买那两粒打火石要四分钱。我知道他们出来揽活,平时一分钱也拿不到,主人家管住管吃,要干完活结了账才能拿到钱。也许这两粒打火石是他当时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四分钱,跑了十几里山路,这种交情,局外人很难想象,这事却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十多年前戒了烟,当时,我已是有二十年烟龄的人了。下决心戒,也就真戒掉了。我把戒烟算成我人生的一项成就。因为很难戒掉,竟也戒了,所以有了“成就感”。其实,人生的成就并不都是得到了什么,有时“失去”和“结束”也是一种成功,对不对?

大家小品 趣说香烟



叶廷滨



陈白一

教师节的缘起

刘建生

今年的9月10日,是第二十五个教师节。

可教师节是怎么来的?知道的人就不太多了。

1984年8月14日下午,我作为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实习记者正在参加郑州市普通教育工作会议。欣闻广州暨南大学、华南农学院、华南工学院、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暑假社会调查组骑自行车来郑宣传在中国建立“教师节”活动,并在嵩山饭店召开座谈会。当时,作为郑州煤机子弟学校教师的我,有幸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大家激动不已,赞成这些可敬的大学生们这一创举。世界上好多国家都有教师节,中国解放前有教师节(农历六月六日),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也应该有。说到激情处大家真是满怀深情、饱含热泪,都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并同意把“教师节”定为9月10日。我当晚写了稿件送往《郑州晚报》并于8月15日在头版发表。

不久,1985年1月21日,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原倡议为“尊师节”)。25年来,教师有了新待遇,这是事实。同时,也借此机会感谢为建立“教师节”立下不可磨灭功劳的可敬青年学生,他们是:刘雄彪、黎坚、肖宇、李子亦(暨南大学),韩俊、魏建华(华南工学院),李淑贤(华南师大),何霖(暨大),刘彬(中山大学)。后来又增加了几位同学,只可惜没记住他们的名字。

当年的大学生,现在多已40多岁,成家立业了。不过,无论他们现在何方,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们、记住他们。

用柔滑的素手抚摸你一转眼,突然拽起你七扭八拐地往前跑猛地将你按倒猛地将你提起就像一个痴女人逼着自己的孩子

一旦被这个野性的女人拽住就由不得你了到了最激情的时候她会张开巨龙般的大嘴一口把你吞进去你就像游魂在黑暗与星光中进入轮回等到嗝地一声将你吐了出来你就像被重新生了一次这时候,你肯定弄不清是她的情人还是她的孩子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再也忘不了她了

作者简介:张鲜明,河南日报摄影部副主任,系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美国职业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河南省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当代国际摄影双年展“最佳摄影奖”获得者。

叙事诗

东汉的老牛

张鲜明

东汉,不是一个朝代而是卢氏县一个山村的名字老牛,不是一头牛而是一个姓牛的老汉68岁的老牛站在豫西大峡谷河边弯腰洗脸

身后是塑料布窝棚面前是热闹的凉粉摊孙女飞快地切着凉粉孙女笑眯眼地为客人端碗老牛睁着牛一样真诚的眼睛招呼着摊前的顾客像枝头的山雀笑呵呵地收钱找钱吃过凉粉的客人像河边的花草和山上的云与老牛闲散地搭讪老牛像反舌的牛慢慢地念叨山里的事情

他说,这山就是一头牛村东的山包是牛心村中的山坳是牛背村西的山峰是牛头这里开发之前这是一个牛馆粮食勉强够吃孩子上学掏不起钱靠挖点草药换一些油盐他感到,钱这种东西像山外的月亮很高很远

2003年的一天突然来了个姓田的老板掏钱让村里的人替他搬石头把村边的刘秀河拦住把河水弄得很顺滑从山外运来许多橡皮船接着,游客就像成群的蝌蚪蠢蠢地往这里来像花枝招展的美人鱼在河水里漂流游玩看热闹的老牛,听见游客肚子叽咕咕的响声眼睛一亮想起了自家经常吃的凉粉就在峡谷旁边试着摆了个小摊没想到,钱这个东西突然就来了就像满峡谷纷飞的花蝴蝶照花了老牛的双眼摆摊的老牛听见游客埋怨宾馆太少眼睛又亮了一下在村旁波光粼粼的湖边建起了家庭宾馆没想到,钱这个东西

来得更多了就像村边哗哗的瀑布让老牛一家老少兴奋得彻夜难眠

忆苦思甜的老牛说到最后突然抬起水淋淋的手像领导干部那样挥着大声说:“还是改革开放好啊!”游客们轰地笑了说:“你这个老牛,有水平啊!”老牛的脸一下子红了就像湖边盛开的睡莲

在豫西大峡谷漂流到了豫西大峡谷你会发现这里的水是疯狂的情人

你看这水刚才还在山谷间静静地晒着太阳用粼粼波光挑逗你

博古斋

“敬惜字纸”

李波

清朝道光二十九年,有一本民间集资刊刻的《文昌帝君惜字纸律》。“文昌”是星名,亦称文昌星,或文星,古代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后来民间和道教把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称为“文昌帝君”。《文昌帝君惜字纸律》里面有多种惜字的律文,都是以道教神灵的名义发布的。

“惜字”有两种惜法。一是“下笔”之惜,共有12项。比如有关人的性命者,有关人的名节者,有关人的功名者,离间骨肉者,谋人自肥者,这类文字都要“惜”,劝人不要形诸文字。这是劝善。另一种是珍惜字纸,列有“十八戒”,比如卖废书与人,拿字纸遗弃污秽中,脚下践踏字纸,将字纸糊窗壁、覆缶、裱画、拭几砚、擦垢秽,烧字

纸说夜照,点火吸烟,以书做枕或者塞在墙壁孔内,等等。

“敬惜字纸”的观念深入民间。赵昉《记忆中的收藏·字纸篓儿》中描写了他洗掉时代所见的一幕,那是上世纪50年代北京街头,收废纸的老头歇在街边,在地上把一堆纸团一一展开,带在身边的孩子们无聊,看蚂蚁打架,累了坐到旧书报上,老头看看,捋了孩子一掌。赵昉不解,上前问。老头答道:那上面有字,字是仓颉造的。

做过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也曾有过那小孩子的遭遇。早年她留学定居欧洲之后,有一年回台北,垫着报纸坐在路边歇息,一位老年人看见,指责她坐在字纸上。龙应台感慨:这就是文化。

纳木错

钟国华

摄影



钟国华 摄影

连载

不堪回首

洪岩著

“哎呀,太棒了!到底是老将出马,手到擒来呀!”夏琳欢呼雀跃地要服务员拿酒来,她下意识地把手一转,想知道更多武锐锋的消息,“武总知道了吗?要不是他,这个单早黄了。”

“他老人家啊,还是整天劳忙。啊,他最近干了件大事。”崔大伟口没遮拦,突然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忙刹住了车。

“什么大事啊?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嘛。”夏琳被勾起了好奇心。“他不仅搞出了光网。”崔大伟压低声音说,“还把天赛给弄实骗了一把。”

这天上午,熊苍林正在听取徐飞对乌州订单的汇报,张宁军打电话请他去办公室。他一进门,张宁军就将一个身材高大微微有些秃顶的中年人介绍给他。

“熊经理,这是美国奇克公司的副总。我们谈好了,奇克在海外协助我们销售数字交换机,天赛在国内帮他们推销光环。”

“熊经理,今后有劳多多关照呀!”“谢总,咱们合作了,就是一家人了。中国市场很大,我会尽快让您大有收获的。”

两人送走谢总,熊苍林不解地问道:“我们为什么只是协助他销售,而不直接转让技术来自己生产呢?”

“谢总这个人很精,只愿意谈合作销售的模式。不过这对我们也是个权宜之计,等我们自己的技术搞好了,就不需要这根拐杖了。”

乌州签单前的一个下午,冯局长接到省局饶副局长的电话,请他到省局来一趟。冯局长不敢怠慢,赶紧开着奥迪A8直奔省局。

饶副局长在过道上见了冯局长,就热情地打招呼:“老冯,这么快?来来,咱们进屋谈。”

饶的热情让冯局长心里直犯嘀咕,他早知系统内传说:“饶局长一笑,坏事准定到。”

两人进了办公室,饶副局长果然收起了笑容,“老冯啊,定设备的事,搞得怎么样?”

“最近正忙着这事哪,马上就定了,饶局长有什么指示?”

“那是你的工作,我没什么说的。不过部里倒有些看法。”饶副局长随手递过一纸部里的传真。

冯局长脸色凝重地读着,急忙起身辩解,“饶局长,自从《招投标法》实施以来,部里确实内定了500万以上

的项目要招标。但很多地方还是议标的方式,我们这次时间很紧,招标又没有经验,所以也……”

饶副局长没等冯局长的话说完,就挥手道:“其他地方我不了解,不过部里这次发了传真给我们,就必须重视这事。”

冯局长知道,饶所谓的“重视”,就是要他改成议标,这无疑要给订单增加极大的变数,并消耗大量的时间。

“老冯,我就跟你交个底吧,部里发了公文,原准备还派人来调查的,我暂时给挡住了,你最好还是去多做些工作吧。”

冯局长心里突然涌出一个念头:自己得去北京走一趟。

第二天上午,查理欧派车将冯局长接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寒暄客套已毕,他拿出份复印件,冯局长一看,正是饶副局长提过的部里那纸公文。

“主抓这件事的人,碰巧是我朋友的朋友,还能够说得上话,我们尽快请他出来一起聚一聚,把事情解释清楚,只要见了面,有什么话不好说的呢?”

“那就有劳欧总了。”

查理欧见冯局长没提订单的事,委婉地提到:“只是,如果他们问起下一步乌州怎么办,咱们得有应对的说法。”

“这也是我现在的难处,欧总,你帮了乌州这么大的忙,我很担心要是招标的话,订单没有给爱西,心里过意不去。”

“恒佳的光网不符合国际标准,咱们用这个理由就可以将他们淘汰出局。”

“不过,天赛推荐了美国奇克的光环,那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奇克的光环刚研制出来,还没有用户,咱们可以抓住他这一点。”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说出早已深思熟虑的方案:“冯局,咱们把数字交换机和光环合成一个订单,这样就把没有光环的厂家排除在外;乌州是个省会城市,必须要强调设备的可靠性,没有成熟用户的设备没有优先权,这就妥了。”